

編號：118

答蘇武書

李陵

子卿¹足下²：勤宣令德³，策名清時⁴，榮問休暢⁵，幸甚幸甚⁶。遠託異國⁷，昔人所悲；望風懷想，能不依依⁸！

昔者不遺，遠辱⁹還答，慰誨懃懃¹⁰，有踰骨肉，陵雖不敏¹¹，能不慨然¹²！自從初降，以至今日，身之窮困，獨坐愁苦，終日無覩，但見異類¹³。韋韝毳帳¹⁴，以禦風雨；羶肉酪漿¹⁵，以充飢渴。舉目言笑，誰與為歡？胡地玄冰¹⁶，邊土慘裂，但聞悲風蕭條之聲。涼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；夜不能寐，側耳遠聽，胡笳¹⁷互動，牧馬悲鳴，吟嘯¹⁸成羣，邊聲四起。晨坐聽之，不覺淚下。嗟乎¹⁹子卿，陵獨²⁰何心，能不悲哉！

與子別後，益復無聊。上念老母，臨年²¹被戮，妻子無辜，並為鯨鯢²²，身負國恩，為世所悲。子歸受榮，我留受辱，命也如何！身出禮義之鄉，而入無知之俗，違棄君親之恩，長為蠻夷²³之域，傷已！令先君²⁴之嗣²⁵，更²⁶成戎狄²⁷之族，又自悲矣！功大罪小，不蒙明察²⁸，孤負²⁹陵心區區³⁰之意，每一念至，忽然忘生。陵不難刺心³¹以自明，刎頸以見志，顧國家於我已矣³²，殺身無益，適足增羞，故每攘臂³³忍辱，輒復苟活。左右之人見陵如此，以為不入耳之歡，來相勸勉，異方之樂，祇令人悲，增忉怛³⁴耳。

嗟乎子卿，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前書倉卒，未盡所懷，故復略而言之。

昔先帝³⁵授陵步卒五千，出征絕域³⁶，五將失道³⁷，陵獨遇戰。而裹萬里之糧，帥³⁸徒步之師，出天漢³⁹之外，入強胡之域。以五千之衆，對十萬之軍；策疲乏之兵，當⁴⁰新羈之馬。然

猶斬將奪⁴¹旗，追奔⁴²逐北，滅跡掃塵⁴³，斬其梟帥⁴⁴。使三軍之士，視死如歸。陵也不才，希⁴⁵當大任；意謂此時功難堪⁴⁶矣。匈奴既敗，舉國興師，更練⁴⁷精兵，強踰十萬；單于⁴⁸臨陣，親自合圍。客主之形，既不相如⁴⁹，步馬之勢⁵⁰，又甚懸絕⁵¹。疲兵再戰，一以當⁵²千，然猶扶乘創痛⁵³，決命爭首⁵⁴。死傷積野，餘不滿百，而皆扶病，不任干戈⁵⁵。然陵振臂一呼，創病皆起，舉刃指虜，胡馬奔走。兵盡矢窮，人無尺鐵，猶復徒首⁵⁶奮呼，爭為先登。當此時也，天地為陵震怒，戰士為陵飲血⁵⁷。單于謂陵不可復得，便欲引還⁵⁸，而賊臣⁵⁹教之，遂使復戰，故陵不免⁶⁰耳。

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，困於平城⁶¹，當此之時，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然猶七日不食，僅乃得免。況當⁶²陵者，豈易為力⁶³哉！而執事者⁶⁴云云，苟⁶⁵怨陵以不死。然陵不死，罪也；子卿視陵，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？寧⁶⁶有背君親捐妻子⁶⁷而反為利者乎！然陵不死，有所為也；故欲如前書之言，報恩於國主耳⁶⁸！誠以虛死不如立節，滅名⁶⁹不如報德也。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⁷⁰，曹沫不死三敗之辱⁷¹，卒復句踐之讎⁷²，報魯國之羞⁷³。區區之心，竊慕此耳。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，計未從而骨肉受刑。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⁷⁴也！

足下又云：「漢與功臣不薄。」子為漢臣，安得不云爾乎！昔蕭樊囚繫⁷⁵，韓彭蒞醢⁷⁶，鼂錯受戮⁷⁷，周魏見辜⁷⁸；其餘佐命⁷⁹立功之士，賈誼亞夫⁸⁰之徒，皆信命世之才，抱將相之具，而受小人之讒，並受禍敗之辱，卒使懷才受謗，能不得展。彼二子之遐舉⁸¹，誰不為之痛心哉！陵先將軍⁸²功略蓋天地，義勇冠三軍，徒失貴臣⁸³之意，劉⁸⁴身絕域之表。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⁸⁵

而長歎者也，何謂不薄哉！

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，適萬乘之虜⁸⁶；遭時不遇，至於伏劍⁸⁷不顧，流離辛苦，幾死朔北⁸⁸之野。丁年⁸⁹奉使，皓首⁹⁰而歸。老母終堂⁹¹，生妻去帷⁹²。此天下所希聞，古今所未有也。蠻貊⁹³之人，尚猶嘉子之節，況為天下之主乎！陵謂足下，當享茅土之薦⁹⁴，受千乘之賞⁹⁵。聞子之歸，賜不過二百萬，位不過典屬國⁹⁶，無尺土之封，加⁹⁷子之勤。而妨功害能之臣，盡為萬戶侯⁹⁸；親戚貪佞之類，悉為廊廟宰⁹⁹。子尚如此，陵復何望哉！

且漢厚誅¹⁰⁰陵以不死，薄賞子以守節，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，此實難矣。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。陵雖孤恩¹⁰¹，漢亦負德。昔人有言：「雖忠不烈，視死如歸。」陵誠能安¹⁰²，而主豈復能眷眷乎！男兒生以不成名，死則葬蠻夷中，誰復能屈身稽顙¹⁰³，還向北闕¹⁰⁴，使刀筆之吏¹⁰⁵，弄其文墨耶！願足下勿復望陵。

嗟乎子卿！夫復何言！相去萬里，人絕路殊，生為別世之人，死為異域之鬼，長與足下生死辭矣！幸¹⁰⁶謝故人¹⁰⁷，勉事聖君¹⁰⁸。足下胤子¹⁰⁹無恙，勿以為念。努力自愛。時因北風，復惠德音。李陵頓首¹¹⁰。

一、作品辨偽

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，始見《昭明文選》。作者李陵，六朝以來，並無異議。唐劉知幾，始生疑竇。《史通·雜說》曰：「李陵集有《與蘇武書》，詞采壯麗，音句流靡，觀其文體，不類西漢人，殆後來所為，假稱陵作也。」

繼而蘇軾《答劉沔都曹書》指出：「及陵與蘇武書，辭句儂淺，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。」唐宋以後，擬作之說，始成定論。至於文章成於何時，亦有數說。蘇東坡斷自齊梁，浦起龍定為漢季，曰：「海虞王侍御為余言，子瞻疑此書出齊、梁人手，恐亦強坐。江文通《上建平王書》已用『少卿槌心』之語，豈以時流語作典故哉？當是漢季晉初人為之。」無論如何，終非西漢文章。

何以明之。所謂文變染乎世情，一代有一代之文風。又云人心不同各如其

面，覘文輒見其心。是以剛烈之士，不能婉轉；帶性負氣之人，不能為小心翼翼之文字。西漢文字，史遷為真。證諸《報任少卿書》，即知其概。

書信開頭，遷書曰：「太史公牛馬走，司馬遷再拜言。」是當時的開首慣用語。接云：「少卿足下，曩者辱賜書，教以順於接物，推賢進士為務，意氣懃懃懇懇，若望僕不相師，而用流俗人之言，僕非敢如此也。」即將主意道出。再觀史遷之甥楊惲《報孫會宗書》，開首即曰：「惲材朽行穢，文質無所底，幸賴先人餘業，得備宿衛。遭遇時變，以獲爵位，終非其任，卒與禍會。足下哀其愚蒙，賜書教督以所不及，慤懃甚厚；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，而猥隨俗之毀譽也。」開門見山，真樸率直，並見西漢一代渾厚之風，不多作巧言通候之語。反觀李陵一書，委婉客氣，文勝於質。既非西漢言詞，更非武夫口吻，東坡所謂「辭句儂淺」者是也。

其次西漢之時，駢散未分，雖有對偶，仍未工整。若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之排句：「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，孔子適陳；商鞅因景監見，趙良寒心；同子參乘，袁絲變色。」楊惲《報孫會宗書》之「家本秦也，能為秦聲；婦趙女也，雅善鼓琴；奴婢歌者數人，酒後耳熱，仰天撫缶，而呼嗚嗚。」雖然對仗，仍是排比錯落參差。至於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：「韋鞬毳帳，以禦風雨；羶肉酪漿，以充飢渴。」「身出禮義之鄉，而入無知之俗；違棄君親之恩，長為蠻夷之域。」「以五千之衆，對十萬之軍；策疲乏之兵，當新羈之馬。」「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，曹沫不死三敗之辱；卒復句踐之讎，報魯國之羞。」「昔蕭樊囚繫，韓彭菹醢，鼂錯受戮，周魏見辜；其餘佐命立功之士，賈誼亞夫之徒，皆信命世之才，抱將相之具，而受小人之讒，並受禍敗之辱。」「丁年奉使，皓首而歸。老母終堂，生妻去帷。此天下所希聞，古今所未有也。」對仗齊整，結構緊嚴，觸目皆是。不類西漢，而與齊梁無異矣。是《史通》以「詞采壯麗，音句流靡，觀其文體，不類西漢人」者疑也。至於「少卿槌心」一語，是否流傳已久，而為作者襲用，文獻不足徵，則又不能定論也。要之，非西漢文章，明矣。

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，六朝贗作。信是依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及《漢書·李陵傳》翻演而成。後世以其文詞工巧，不忍廢棄，輾轉傳誦，遂成經典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甲、李陵故事

李陵故事，可歌可泣；且涉及司馬遷半生命運。《史記》不載，而見於司馬遷《報任少卿書》。書中對於李陵投降之事，雖着墨不多，而對李陵奮戰之功，則有詳說；可謂最早資料，曰：

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，深踐戎馬之地，足歷王庭，垂餌虎口，橫挑疆胡，仰億萬之師，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，所殺過半當。

虜救死扶傷不給，旃裘之君長咸震怖，乃悉徵其左右賢王，舉引弓之人，一國共攻而圍之。轉鬥千里，矢盡道窮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傷如積，然無不起，躬自流涕，沫血飲泣，更張空拳，冒白刃，北嚮爭死敵者。

至於事件經過，投降始末，見班固《漢書·李陵傳》。據《漢書·李陵傳》記載，李陵事蹟，信而有徵者：

1. 李陵率步卒五千，孤軍深入。
2. 連戰數日，殺敵無數。
3. 孤軍無援，戰至一兵一卒。
4. 管敢降奴，游說單于圍攻李陵；李陵兵盡糧絕被俘。
5. 舉朝無人為李陵伸張，惟司馬遷一人；遷遭腐刑。
6. 傳李陵降胡，全家受戮。李陵再受滅門之禍。
7. 降胡者李緒，而非李陵。
8. 李陵易胡服，居匈奴二十餘年，病死。

乙、蘇李交誼

《漢書·李陵傳》，獨陳李陵勇義，而不記與蘇武交誼。二人之事，見《漢書·蘇武傳》。據《漢書·蘇武傳》記載，蘇李之事，歸納如下：

1. 天漢元年（公元前 100），蘇武使胡被留。翌年，李陵降胡。
2. 李陵嘗為單于勸說蘇武降胡。蘇武拒絕。二人曾數次相見。
3. 昭帝即位，改元始元（公元前 86）。
4. 始元五年（公元前 82）求歸蘇武，蘇武得還。李陵置酒送別。
5. 始元六年（公元前 81）春，蘇武至京師。受賞賜。
6. 始元七年（公元前 80），蘇武坐罪，死。

始元六年（公元前 81），蘇武得歸，修書勸李陵歸漢，李陵以此書作答。則此書寫於始元六、七年（公元前 81 – 公元前 80）之間。

三、注釋

1. 子卿：蘇武字。
2. 足下：敬詞。多用於同輩之間。
3. 勤宣令德：宣：傳揚也。令：美也。令德：美德。
4. 策名清時：策名：《左傳·僖公二十三年》：「策名委質。」杜預注：「名書於所臣之策。」是將臣子的姓名書寫在國君的簡策上。意指做官。清時：政治清明之世。此處指漢昭帝年間。

5. 榮問休暢：榮：美好也。《老子·道德經》：「知其榮，守其辱。」問：通「聞」。名譽聲望也。榮問：好名聲。休：美也。暢：通也。休暢：休美暢通，猶言暢快也。
6. 幸甚：書信慣用語。表示殷切希望之意。
7. 異國：指匈奴。
8. 依依：依戀、思念。古詩《為焦仲卿妻作》：「舉手長勞勞，二情同依依。」
9. 辱：承蒙。謙詞。
10. 懃懃：懃：同「勤」。殷勤、誠摯。
11. 敏：聰慧。
12. 然：語尾助詞。
13. 異類：即異族，指匈奴。
14. 韋韝毳幙：韋：熟製皮革。㊶[圍]，[wai4]；㊷[wéi]。韝：套袖。㊸[溝]，[kau1]；㊹[gōu]。韝：皮革長袖套，用以束衣袖，以便射箭操作。毳：鳥獸細毛。㊺[脆]，[ceoi3]；㊻[cuì]。幙：即「幕」，帳篷。毳幙：毛氈帳篷，游牧民族之居處。韝韝毳幙，喻胡地生活。
15. 羶肉酪漿：羶：同「膾」，羊肉氣味。㊼[煎]，[zin1]；㊽[shān]。羶肉：有腥味羊肉。酪：動物奶汁。㊾[烙]，[lok3]；㊿[lào]。酪漿：牲畜乳漿。羶肉酪漿，喻胡地生活。
16. 玄冰：厚冰。極言天氣寒冷。玄：黑色。《文選》劉良注：「冰厚故色玄。」
17. 胡笳：西域管樂，其音悲涼。蔡琰《悲憤詩》：「胡笳動兮邊馬鳴，孤雁歸兮聲嚶嚶。」泛指胡樂。
18. 吟嘯：動物鳴叫之聲。如龍吟、虎嘯。
19. 嗟乎：嘆詞。亦作「嗟呼」、「嗟嗚」。
20. 獨：反詰副詞。「難道」之意。
21. 臨年：臨：來到。臨年：此指已至暮年。
22. 鯨鯢：鯢：㊶[危]，[ngai4]；㊷[ní]。鯨鯢：大魚名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「古者明王伐不敬，取其鯨鯢而封之，以為大戮。」借指誅戮。
23. 蠻夷：外族。東曰夷，南曰蠻。
24. 先君：古人對已故父親的尊稱，此處指李當戶。當戶早亡，李陵乃遺腹子。
25. 嗣：後代，子孫。
26. 更：改變。
27. 戎狄：外族。西曰戎，北曰狄。
28. 不蒙明察：蒙：受也。明察：切實公正、觀察入微。不蒙明察：得不到公正的理解。
29. 孤負：虧待。亦作「辜負」。
30. 區區：小，少。即方寸，指方寸之心。有「內心誠懇」之意。

31. 刺心：自刺心臟，意指自殺。
32. 已矣：表絕望之辭。
33. 攘臂：攘：捋起。粵[羊]，[joeng4]；漢[rǎng]。攘臂：捋起袖口，露出手臂，準備搏鬥。
34. 怛怛：悲痛。粵[滔笪]，[tou1daat3]；漢[dāodá]。
35. 先帝：已故的皇帝，指漢武帝。
36. 絕域：極遠的地域。此處指匈奴居住地區。
37. 五將失道：五員將領，姓名不詳。《漢書》未載五將失道之事。《文選》李善注：「《集·表》云：『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，尋被詔書，責臣不進。臣輒引師前，到浚稽山，五將失道。』」五將失道，事見於此。
38. 帥：同「率」，帶領。
39. 天漢：大漢皇朝，即指中國疆土。
40. 當：同「擋」，抵禦。
41. 牽：高舉，有拔取之意。粵[牽]，[hin1]；漢[qiān]。
42. 奔：逃跑。
43. 滅跡掃塵：喻肅清殘敵。
44. 梟帥：梟：鷲鳥。粵[囂]，[hiu1]；漢[xiāo]。喻英雄勇健。指將帥驍勇。
45. 希：通「稀」，少。
46. 難堪：堪：能夠。難堪：難以相比。
47. 練：同「揀」，挑選。
48. 單于：匈奴君長。粵[sin4jyu4]；漢[chányú]。
49. 相如：如：及、比。相如：相比。
50. 步馬之勢：步：步卒。喻薄弱。馬：騎兵。喻強盛。步馬之勢：指軍力強弱對比。
51. 懸絕：相差極遠。
52. 當：抵得上。粵[喘]，[dong1]；漢[dāng]。
53. 扶乘創痛：扶：支撐。乘：凌駕，不顧之意。《漢書·李陵傳》：「士卒中矢傷，三創者載輦，兩創者將車，一創者持兵戰。」創：傷。粵[瘡]，[cong1]；漢[chuāng]。扶乘創痛：意思是不顧傷痛，奮力支撐。
54. 決命爭首：效命爭先。
55. 干戈：指兵器。
56. 徒首：不戴頭盔，意指沒有防護甲冑。
57. 飲血：《文選》李善注：「血即淚也。」飲血：指飲泣。形容極度悲憤。
58. 引還：引：後退。退兵返回。
59. 賊臣：指叛投匈奴的軍侯管敢。《漢書·李陵傳》：「虜不利，欲去，會陵軍侯管敢為校尉所辱，亡降匈奴，具言『陵軍無後救，射矢且盡，

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，以黃與白為幟，當使精騎射之，即破矣。』」

60. 不免：不能避免此次的失敗。
61. 昔高皇帝二句：高祖皇帝，即漢高祖劉邦。漢高祖七年（公元前 200），劉邦親率大軍三十萬，駐守平城（今山西省大同市東），準備攻伐匈奴。冒頓單于帶領四十萬騎兵，將高祖三十萬精兵，圍困平城，七日之久。
62. 當：如、像。
63. 為力：用力，用兵。
64. 執事者：掌權者，此指漢朝廷大臣。
65. 苟：但、只。
66. 寧：難道，反詰副詞。
67. 妻子：妻子、兒女。
68. 故欲如前書二句：《文選》李善注：「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：『陵前為子卿死之計，所以然者，冀其驅醜虜，翻然南馳，故且屈以求伸。若將不死，功成事立，則將上報厚恩，下顯祖考之明也。』」
69. 滅名：名聲泯滅。「滅名」與「虛死」對應，是取身無謂而死、名也隨之俱滅之意。
70.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：蠡：㊦[禮]，[lai5]；㊦[li]。會：㊦[繪]，[kui2]；㊦[kuài]。范蠡，字少伯，春秋楚國宛（今河南省南陽縣）人，助勾踐振興越國、興師滅吳。後至齊，改名鴟夷子皮。晚年經商，稱陶朱公。魯哀公元年（公元前 494）越王勾踐兵敗，率五千人被圍在會稽山，向吳王夫差求和。范蠡作為人質前往吳國，並未因求和之恥，自殺殉國。
71. 曹沫不死三敗之辱：曹沫，古籍中亦有作曹沫。曹沫曾與齊國作戰，三戰三敗，並不因屢次受辱而自殺身死。曹沫，春秋魯國人，以勇力事魯莊公。魯莊公十三年（公元前 681），齊桓公伐魯，莊公請和，會盟於柯（今山東省東阿縣西南），曹沫以匕首劫持桓公，迫使他全部歸還戰爭中侵佔的魯國土地。
72. 卒復句踐之讎：句：㊦[鈎]，[ngau1]；㊦[gōu]。讎：通「仇」。指句踐終能報仇滅吳，吳王夫差自殺。
73. 報魯國之差：指曹沫在柯盟之會，為魯國洗去恥辱，討回齊國侵地。
74. 椎心而泣血：椎心：椎擊心胸。泣血：痛哭無聲。形容極度悲傷。
75. 蕭樊囚繫：蕭：蕭何（？ - 公元前 193），沛人（今江蘇省沛縣）。劉邦建國，論功第一，封酈侯。曾請開上林苑（皇帝畋獵之所），而遭囚禁。樊：樊噲（？ - 公元前 189），沛人。從劉邦起兵，屢建功勳，封舞陽侯。曾誣與呂后結黨，而遭拘囚。繫：拘囚。㊦[執]，[zap1]；㊦[zhí]。
76. 韓彭趙醢：韓：韓信（？ - 公元前 196），淮陰人（今江蘇省淮陰市）。初隨項羽，後歸劉邦，拜大將，屢建奇功，封楚王，後貶為淮陰侯。後應陳豨起兵，為呂氏所斬。彭：彭越（？ - 公元前 196），昌邑人（今山東省金鄉縣西北）。秦末聚眾起兵，後歸劉邦，多建軍功，封

- 梁王。造反被囚，高祖赦免，遷至蜀道，為呂后處死，並夷三族。菹醢：剝成肉醬。古代酷刑，殺後剝成肉醬。㊦[追海]，[zeoi1hoi2]；㊧[zūhǎi]。
77. 鼂錯受戮：鼂：又作「晁」。㊦[潮]，[ciu4]；㊧[cháo]。錯：㊦[措]，[cou3]；㊧[cuò]。鼂錯（公元前 200 – 公元前 154），潁川人（今河南省中南）。漢景帝時，建議削藩。以致吳楚等國諸侯反，因而被殺。
78. 周魏見辜：周：周勃（？ – 公元前 169），沛人，從劉邦起義，以軍功為將軍，拜絳侯。呂氏死，周勃與陳平共誅諸呂，立漢文帝。被誣造反下獄。魏：魏其侯竇嬰（？ – 公元前 131），字王孫，觀津人（今河北省衡水縣東），竇太后侄。漢景帝時，平定吳楚七國之亂有功，封魏其侯。與灌夫為至交。漢武帝時，灌夫因與丞相田蚡結仇下獄，竇嬰力圖相救，牽連被誅。見：受。辜：罪。
79. 佐命：輔助帝王治理國事。
80. 賈誼亞夫：賈誼（公元前 201 – 公元前 169），洛陽人（今河南省洛陽市東），自幼博學，漢文帝召為博士，遷太中大夫。參與政事，針砭時弊。亞夫：周亞夫（？ – 公元前 143），周勃之子，封條侯，屯軍細柳（今陝西省咸陽市西南），以軍令嚴整聞名。漢景帝時，任太尉，率師平定七國叛亂。
81. 二子之遐舉：二子：續上文之意，指賈誼、周亞夫。《文選》李善注：「二子，謂范蠡、曹沫也。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，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。」可備一說。遐：高遠也。遐舉：指遠大之功業。
82. 陵先將軍：指李廣。
83. 貴臣：指衛青。衛青為大將軍，伐匈奴，李廣為前將軍。遣出東道，道遠難行，迷惑失路。衛青問罪，含恨自殺。
84. 剄：刎頸。㊦[境]，[ging2]；㊧[jǐng]。
85. 負戟：戟：古兵器，合戈矛為一體。㊦[激]，[gik1]；㊧[ji]。負戟：言武將也。
86. 萬乘之虜：乘：四馬一車。㊦[盛]，[sing6]；㊧[shèng]。萬乘：武力強盛的大國。虜：指匈奴。
87. 伏劍：以劍自殺。指蘇武在衛律逼降時，引佩刀自刺之事。
88. 朔北：北方。指匈奴地域。
89. 丁年：成年。指蘇武出使時，正值壯年。
90. 皓首：皓：潔白。指年老白頭。
91. 終堂：終：死。即死在家裡。
92. 去帷：去：離開。帷：牀帳。即改嫁。
93. 蠻貊：貊：㊦[墨]，[mak6]；㊧[mò]。泛指外族。此指匈奴。
94. 茅土之薦：指賜土地、封諸侯。古代帝王社祭之壇共有五色土，分封諸侯則按封地方向取壇上一色土，以茅包之，稱茅土，給所封諸侯在國內立社壇。
95. 千乘之賞：指封贈諸侯之位。古代諸侯，稱千乘之國。
96. 典屬國：官名。掌管民族交涉事務，位元在三公之下，屬官有九譯令。

秩中二千石，即每月受俸一百八十斛。

97. 加：施。獎賞。
98. 萬戶侯：食邑萬戶之侯。指受重賞、居高位者。
99. 廊廟宰：廊廟，即朝廷。廊廟宰，指朝廷的掌權者。
100. 厚誅：嚴重的懲罰。
101. 孤恩：辜負恩情。
102. 安：安於死，即視死如歸。
103. 稽顙：顙：額。㊦[爽]，[song2]；㊧[sǎng]。稽顙：叩首，以額觸地。
104. 北闕：宮殿北面的門樓，借指朝廷。
105. 刀筆之吏：主辦文案的官吏。
106. 幸：希望。
107. 故人：老友。此處指任立政、霍光、上官桀等人。
108. 聖君：指漢昭帝。
109. 胤子：兒子。蘇武娶匈奴女為妻，生子蘇通國。蘇武回朝，仍滯留匈奴。至宣帝時，始回中國。
110. 頓首：叩頭，書信結尾常用作謙辭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世謂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，以其詞采壯麗，音句流靡，見賞於後。蓋東漢以還，文趨整齊，六朝文人，浸研駢儷，抽黃對白，習以為常。繁文綺合，豐藻克瞻，淫詞麗語，雕繪滿眼。李諤《上隋文帝論文書》曰：「江左齊梁，其弊彌甚，貴賤賢愚，唯務吟詠，遂復遺理存異，尋虛逐微，競一韻之奇，爭一字之巧。」是以描寫者，言樓觀則曰：「飛觀神行，虛檐雲構；離房乍設，層樓間起。負朝陽而抗殿，跨靈沼而浮榮；鏡文虹於綺疏，浸蘭泉於玉砌。」（王融《三月三日曲水詩序》）敘事者，言贈簞則曰：「夏室已寒，冬裘可襲。雖九日煎沙，香粉猶棄；三旬沸海，團扇可捐。」（劉孝儀《謝始興王賜花紈簞啟》）言情者，述離別則曰：「曉河未落，拂桂棹而先征；夕鳥歸林，懸孤颿而未息。」（蕭綱《與劉孝綽書》）是以「連篇累牘，不出月露之形；積案盈箱，唯是風雲之狀。」如此方是駢體正格。

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，駢文詞句，亦復壯麗。寫大漠寒苦，則曰：「韋韝毳帳，以禦風雨；羶肉酪漿，以充飢渴。」言塞外孤寂，則曰：「胡笳互動，牧馬悲鳴，吟嘯成羣，邊聲四起。」敘強弱懸殊，則曰：「裹萬里之糧，帥徒步之師，出天漢之外，入強胡之域。以五千之衆，對十萬之軍；策疲乏之兵，當新羈之馬。」陳屈辱情事，則曰：「丁年奉使，皓首而歸。老母終堂，生妻去帷。」論歷史故事，則曰：「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，曹沫不死三敗之辱；卒復句踐之讎，報魯國之差。」皆詞采壯麗，奪人眼目，豐藻瞻辭，宜乎愛不釋手矣。

至若音句流靡，在於平仄互叶；音節之間，高低抗墜；所謂「前有浮聲，後須切響」者也。觀乎：

「胡笳[平]互動[仄]，牧馬[仄]悲鳴[平]；吟嘯[仄]成羣[平]，邊聲[平]四起[仄]。」

「以五千[平]之衆[仄]，對十萬[仄]之軍[平]；策疲乏[仄]之兵[平]，當新羈[平]之馬[仄]。然猶斬將[仄]搴旗[平]，追奔[平]逐北[仄]，滅跡[仄]掃塵[平]，斬其[平]梟帥[仄]。使三軍[平]之士[仄]，視死[仄]如歸[平]。」

「匈奴[平]既敗[仄]，舉國[仄]興師[平]，更練[仄]精兵[平]，強踰[平]十萬[仄]；單于[平]臨陣[仄]，親自[仄]合圍[平]。」

屢牘長篇，皆平仄諧協，音句流靡；於聲律未明之當日，宜乎為圭臬也。

至乎屬對之法，務必理圓事密，聯璧其章。若「游雁比翼翔，歸鴻知接翻。」（張華《雜詩》）「宣尼悲獲麟，西狩泣孔丘」（劉琨《重贈盧諶》）者，意重句複，刻板呆滯，即為對句之駢枝。劉彥和《麗辭篇》云：「麗辭之體，凡有四對：言對為易，事對為難；反對為優，正對為劣。言對者，雙比空辭者也；事對者，並舉人驗者也；反對者，理殊趣合者也；正對者，事異義同者也。」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，並能善用事對、反對之法，見其屬對工夫之熟練。

事對者，「昔蕭樊囚繫，韓彭菹醢，鼂錯受戮，周魏見辜；其餘佐命立功之士，賈誼亞夫之徒，皆信命世之才，抱將相之具，而受小人之讒，並受禍敗之辱，卒使懷才受謗，能不得展。」歷數漢初故事，力證漢之負德，是並舉人驗者也。

反對者，「陵調足下，當享茅土之薦，受千乘之賞。聞子之歸，賜不過二百萬，位不過典屬國，無尺土之封，加子之勤。而妨功害能之臣，盡為萬戶侯；親戚貪佞之類，悉為廊廟宰。」以功過大小，榮獎厚薄，兩兩相對，以證漢室之薄待忠臣，厚賞奸佞，終言漢負恩德；此又理殊趣合者也。

然而駢詞麗語，易犯浮靡膚庸，包世臣《藝舟雙楫》云：「討論體勢，奇偶為先，凝重多出於偶，流美多出於奇。體雖駢，必有奇以振其氣；勢雖散，必有偶以植其骨，儀厥錯綜，致為微妙。」是以「黯黯銷魂者，惟別而已矣。」（江淹《別賦》）視為起句有力，叫起全文。「自古皆有死，莫不飲恨而吞聲。」（江淹《恨賦》）總結一語，扣鎖全文。所謂振其氣勢者，是以「散句入文」也。散句入文，能疏宕駢體之凝重，而無「碌碌儷辭，昏睡耳目」之弊也。

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，能以散入駢，故文氣疏宕，氣勢高古。觀乎：

「與子別後，益復無聊。上念老母，臨年被戮，妻子無辜，並為鯨鯢，身負國恩，為世所悲。子歸受榮，我留受辱，命也如何！」「與子別後，益復無

聊」，散行領起，單刀直入；「命也如何」，短句收結，戛然而止，造語明快。

「足下又云：『漢與功臣不薄。』子為漢臣，安得不云爾乎！昔蕭樊囚繫，韓彭菹醢，鼂錯受戮，周魏見辜；其餘佐命立功之士，賈誼亞夫之徒，皆信命世之才，抱將相之具，而受小人之讒，並受禍敗之辱，卒使懷才受謗，能不得展。彼二子之遐舉，誰不為之痛心哉！」以散行長句領起，氣勢澎湃，然後駢體偶語，歷數漢室之薄待忠臣，波瀾起伏，最後用一單句作結，魄力攝人。

此外，文章喜用長句散行領起：「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，出征絕域，五將失道，陵獨遇戰。」又「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，困於平城，當此之時，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然猶七日不食，僅乃得免。況當陵者，豈易為力哉！」皆能集矢於前，萬箭齊發，一氣噴出。

至若「涼秋九月，塞外草衰；夜不能寐，側耳遠聽，胡笳互動，牧馬悲鳴，吟嘯成羣，邊聲四起。晨坐聽之，不覺淚下。嗟乎子卿，陵獨何心，能不悲哉！」以散行短句收束，則音節急促，語短情咽。

「誠以虛死不如立節，滅名不如報德也。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，曹沫不死三敗之辱，卒復句踐之讎，報魯國之差。區區之心，竊慕此耳。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，計未從而骨肉受刑。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！」以散行長句收束，則有浩歌長歎之聲。

「身出禮義之鄉，而入無知之俗，違棄君親之恩，長為蠻夷之域，傷已！令先君之嗣，更成戎狄之族，又自悲矣！功大罪小，不蒙明察，孤負陵心區區之意，每一念至，忽然忘生。」中以「又自悲矣」一句，承上轉下；轉折明快，情更悽愴。

文以氣為主。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，以其蒙不白之冤，將心中不平之氣，噴薄而出。不作堆垛，不修篇幅，以氣行之，而文意渾成。然亦筆法多端，悅人耳目。

有用筆曲折者，如「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，困於平城，當此之時，猛將如雲，謀臣如雨，然猶七日不食，僅乃得免。況當陵者，豈易為力哉！而執事者云云，苟怨陵以不死。然陵不死，罪也；子卿視陵，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？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！然陵不死，有所為也；故欲如前書之言，報恩於國主耳！」以高祖軍力之強，仍敗於匈奴；反觀自己力弱而敗，明非戰之罪，一也。先此節為烘托，再進入主題。以當事者責以不死，辯之非為畏死，更以蘇武為證；明非貪生怕死之人，二也。最後，明不死之意，在「報國」二字。單刀直入，立場鮮明。此用兩兩相對手法，襯出主題。

又如「足下又云：『漢與功臣不薄。』子為漢臣，安得不云爾乎！昔蕭樊囚繫，韓彭菹醢，鼂錯受戮，周魏見辜；其餘佐命立功之士，賈誼亞夫之徒，

皆信命世之才，抱將相之具，而受小人之讒，並受禍敗之辱，卒使懷才受謗，能不得展。彼二子之遐舉，誰不為之痛心哉！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，義勇冠三軍，徒失貴臣之意，剝身絕域之表。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，何謂不薄哉！」先提反面論點，再立論駁斥。然後歷數漢初故事，作為論據，以證己說。最後結以先祖李廣，落實「漢室薄待功臣」之結論。可為見解論證示範。

有造語明快者，短句有如：「子尚如此，陵復何望哉！」「願足下勿復望陵。」「陵雖孤恩，漢亦負德。」一語決絕，別無餘韻。長句有如：「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，計未從而骨肉受刑。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！」又「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，何謂不薄哉！」又「男兒生以不成名，死則葬蠻夷中，誰復能屈身稽顙，還向北闕，使刀筆之吏，弄其文墨耶！」情感噴薄，長歌當哭。

李陵《答蘇武書》，雖為六朝擬作；惟其詞采壯麗，音句流靡，情感豐富，運筆多端；宜其見賞於後世也。純以文章而論，可謂不朽矣。